



星期天,妻子早早起来到早市上买西红柿,准备做西红柿酱,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腌西红柿的情景。

当时,我家住在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宿舍院。立了秋,西红柿大量上市,院里腌西红柿成了一道风景,那可是人们冬天里吃面条的当家调和。

山西是面食之乡,西红柿酱就是面食的好搭档。那时的人们生活清苦,粮食供应粗粮多,细粮少,白面供应占35%。粗粮主要是玉米面和红面(高粱面),玉米面蒸窝窝多,红面做剔尖、擦尖都可以。吃面没调和不行,肉食凭号供应,肉炸酱不是平日里能吃到的,西红柿酱就成了最佳选择。

入秋后,是西红柿价格最便宜的时候,一两分钱1斤,是腌西红柿的好季节。我家有口小缸,能放几十斤西红柿。父亲一早上就到菜店排队买西红柿,买回来后要把破的烂的挑出去,个头大的、好的洗净晾干,下午就用洗干净的小缸腌制西红柿。腌制西红柿时,先放一层西红柿,把西红柿上面割个十字口子,有的索性把西红柿掰开,撒一层白色粉状的苯甲酸,像撒了层白糖,再放一层西红柿,再撒苯甲酸,直到放满,苯甲酸是用来防腐的。而后把缸口密闭封住,一冬天西红柿不会坏,随吃随拿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,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普及,人们懂得苯甲酸对身体不太好,这种腌西红柿的方法就被淘汰,开始直接做西红柿酱。

妈妈找来用过的葡萄糖玻璃瓶,洗干净,放在锅里煮好。把买回来的西红柿洗净,切碎,放在锅里熬。熬成酱后,从开水锅里捞出输液瓶,瓶嘴上放个漏斗,一边用勺子舀上滚烫的西红柿酱往漏斗里放,一边用筷子往瓶子里捅,西红柿酱倒满后,用橡胶皮盖子密封盖好,西红柿酱就做好了。喜欢吃辣椒的,还把辣椒切碎炒好,一并放入西红柿中。

只要瓶子不漏气,西红柿酱放一冬天都没问题,吃一瓶开一瓶特别方便,没有任何添加剂,口感也挺好。西红柿酱吃完后,瓶子保存起来,还能重复使用。

后来,家庭条件好了,不仅买了冰箱,后来还买了冰柜,储备西红柿,只需洗净,晾干,直接冻在冰柜里。食用时,需要几个取几个,晾一会儿,冷水一冲,去掉皮,切碎,炒出的西红柿酱别有一番风味。

往事钩沉

时光匆匆60载,当年的从军经历却恍如昨日,记忆犹新。

1962年,正在太原五中一心准备考大学的我,响应国家号召,参军入伍。

那年的7月23日,天还没有亮,我们新兵连战士就从太原集中点出发,赶往火车站。出发地离火车站很远,穿着新军装、背着新背包的新兵们在带兵首长的率领下,急匆匆静悄悄地行走在迎泽大街上。望着昏黄的路灯光和熹微的晨光,些许离愁别绪悄然袭上心头。

火车站里送别的人很多。有的父母兄妹相送,有的同学亲友告别。我因为父亲忙于工作,母亲病在床上,弟妹年龄尚小,同学备战高考,故没人送行。

上了专列,带兵排长认真和气地对我们30多个新兵说:希望大家注意安全,保持安静。

“呜——”长长的汽笛声响起,车轮缓缓启动,渐渐加

难忘时刻

1984年的夏天特别漫长。中考已经过去一个月,我的录取通知书仍然杳无音信。

我报考的是师范学校。对于被录取我十拿九稳。当时就读学校属于全镇唯一重点中学。中考预选考试,我稳居年级第一,比第二名高出20多分。中考,我感觉自己发挥正常。依据历年中考升学情况看,只要成绩在年级前10名,考上中专都是顺理成章。

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。本来我喜欢看课外书,但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。

那时候,考上中专就是“跳农门”,立马吃上“商品粮”。因为考学难度很大,我们村已经好几年无人“跳农门”了。

一天,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小伟来找我。小伟家在镇中心附近的郊区村,离我家十多公里。他也报考师范,他的录取通知书已在三天前收到。听他说,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中学,由各班班主任老师分送给

乡土记忆

周末在回老家途中,车子刚驶入不知是山依靠着路还是路倚靠着山的地界儿,满坡白花映入眼帘,很是惹眼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儿,一眼便知这是芝麻在开着花。我把车停在了不得通行的大树下,俯瞰这满坡芬芳。倏然,一阵风吹开了沉浮在我脑海中的往事。

年少时烈日当头的夏天,收割芝麻只能起一个大早。东方欲晓之时,我们兄弟仨便学着父亲在脖子上挂一条毛巾,蹚着露水,开始收割芝麻。芝麻上的青虫、七星瓢虫等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进度,而妨碍我们的则是在收割芝麻时不能像摘玉米、挖花生那样赛着看谁干得快,而是要慢,因为成熟了的芝麻,随时都有可能在烈日的暴晒下炸裂开来。所以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只能在空地上铺上一大块雨布,将收割好的芝麻用麻绳捆成几捆,小心翼翼地将它们



普及储粮知识

1959年,我从武汉粮食学校毕业,分配到山西省粮食厅,从事粮食仓储方面的研究及管理工作。工作的几十年间,我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,发挥技术和管理能力,为我省创建“四无粮仓”(无虫蛀、无霉变、无鼠害、无雀扰)及安全储粮、科学保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最难忘的是,为帮助农村种粮专业户保管好粮食,我曾花费半年多的时间,一方面深入到全省各地了解情况,另一方面下工夫整理资料,与同事编著了《农村粮食储藏》一书。该书于1985年3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发行3万册。它介绍了储藏粮食的科学方法,简便易学,实用性极强,受到广大种粮专业户的欢迎,填补了我省农村种粮专业户科学保管粮食的空白。

无怨无悔从军记

速,仿佛“向前向前”的解放军进行曲。

终于,我们到达了目的地。第二天便开始军事训练。鉴于当时的战备形势,给每人都发了枪。我们班长是当过志愿军的老战士,可敬可亲。他对大家十分严格,又充满亲和力和。

训练又严又紧,从起床号响起,到夜晚熄灯号吹过,其间洗漱、出操、开饭、刺杀、瞄准、投弹,整天枪不离人背包在身。如果遇到夜间紧急集合行军拉练,就累得更厉害了。这些都不由得使我想起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的战斗口号正是那一代军人的真实写照。

紧张的新兵训练结束后,新战士就要下到老连队了。我们新兵排战士全部被分到驻守大同的山西省公安部队三团六连。我怀着无怨无悔、矢志不渝的信念,在保家卫国的战斗岗位上,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安宁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。

迟到的录取通知书

学生。我一听,可急坏了,心急火燎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小伟连忙安慰我:“别着急!我成绩还没你好,都能被录取,你收到录取通知书是迟早的事情!”

“可能你们班主任临时有啥事,耽误了送通知书……”小伟“一语惊醒梦中人”。我决定去班主任孙老师家里去询问究竟。孙老师一家5口都住在学校,听说他父母还在老家生活。匆匆吃过午饭,小伟陪我一起去学校。孙老师没有在家,大门紧锁。询问旁边留校的老师,老师说,孙老师回乡下了,好像他父亲病了。

我像霜打的茄子一样,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校门。

“涂启智!”突然前面有人叫我,抬头一看,是学校教导处的王老师。我有气无力回应:“王老师好!”

“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!”王老师笑着说。仿佛快要枯萎的禾苗沐浴甘霖,我浑身瞬间有了力气,“是真的吗?我还没收到!”“老师还能骗你?

收割芝麻

平放在雨布上,然后“打包”带走。如果不轻手轻脚,那就把芝麻给糟蹋了,落在地上可不好捡,用父亲的话说那是“遍地流油”。

等所有的芝麻都成为“囊中之物”时,我们几个男子汉或抬或扛把它们弄回家。几捆芝麻架在一起立着“人”字,放到场院上。倘若天气晴好,晒个两三天芝麻就直接炸开掉在水泥地面上,省了不少人工。但是总会有不愿“出世”的一小部分芝麻,这个时候,只好将它们磕打下来,这样芝麻和外壳就彻底分离,一粒不剩了。

农村有个习惯,不管种没种玉米、小麦、水稻等农作物,反正芝麻总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芝麻寓意着家中的学子学业有成,家中的生意蒸蒸日上,在外的工作步步高升。看着芝麻花从下往上开放,心总会有个盼头。

一件小事

修凉鞋

刘兵

小时候,家里经济拮据,我和弟弟俩过夏的行头极简约:两件换洗的白背心,两条杂色大裤衩,在家里或外面玩耍都穿着最简易的塑料凉鞋。

有一年“六一”,母亲可能见旧鞋实在是穿不下去,便给我们小哥俩新买了两双较为便宜的塑料凉鞋和泡沫拖鞋,叮嘱我们穿时要爱护。

虽然我们脚上简陋,但在那个崇尚节俭的年代里,却并不显丑,大多数玩伴夏天的“行头”都差不多。

男孩子的活动量天生就大,尤其是在漫长的暑假里。我和弟弟几乎整天在外面野,踢小足球,下河摸鱼,打篮球,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。小县城里外,到处留下了我们玩耍追逐的足迹。脚上的凉鞋因此损耗特别大,况且还是低质的廉价品。

有一次,我穿着半新的凉鞋带球过人,接着利用身高的优势,来了一个漂亮的腾空投篮。虽然球进了,但感觉我右脚的鞋底掉了,左脚的鞋带被挣断。只只受损,我不得不打赤脚,坚持把下半场余下的10分钟打完。散场后,在一阵欢呼声中,我提着鞋子,心情糟糕透顶。

队友的猴哥安慰我:“阿兵,现在去我家。我想办法补好。免得你回家挨骂!”

猴哥的家就在旁边。我打着赤脚,柏油路面晒得发烫,碎石硌得脚板生痛,好在不大会儿就到了。

猴哥心灵手巧,翻出一根半截长条锯片,在煤炉上烧红,接着用水把废布打湿,缠在锯片一端,“咻啦”几声响,冒出阵阵青烟,就把鞋底牢牢“焊”到鞋帮上。他又干脆把左脚的塑料带子焊在鞋帮边。我试了试,跳了几脚,跟以前一样。就是细看,显得不雅观。

这事我瞒着没跟家里的大人说。为彻底消除穿鞋时的隐患,那年暑假,我跟着猴哥等小伙伴,顶着热浪,搞了整一月力所能及的勤工俭学。我用辛苦挣来的钱,给自己和弟弟买了两双轻便球鞋和时尚舒适的人字形拖鞋,还给姐姐买了镶嵌着“红宝石”的水晶塑料凉鞋。

新学年的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。老年朋友,每当看到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步入学校,您是否联想到自己当年的求学经历?在过去的那些年代,艰难的求学之路让大家体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欢迎供稿,讲述“我的艰难求学路”。

电子信箱:tywblr@163.com 截稿日期:8月24日

征稿启事